

悼一代巨人的遽逝

陳紀澄

——蒙族國之大老白雲梯先生之一生

一、與烏勒吉同至廣州

投効國父

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、總統府國策顧問、國民大會代表及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白雲梯老先生，於本年八月二日上午九時，因高血壓症，於送往醫院途中逝世，享壽八十七歲。這是蒙籍國之大老、年齡最長、勳功最多，數十年來如一日的反共領袖之一的凋謝。這將是國家無比的損失，也是邊疆領袖最值得懷念的巨人，一旦仙逝，其招致識與不識者的同悲，是永遠難忘的！

一般人都因他號「巨川」稱呼他為「巨老」，我則稱他為「巨公」。何以呢？一方面他是內子汪綏英女士的義父，二則我自認識他以來，他不但身體康健、聲音洪亮，渾身上下，毫無老態；（自然並非說凡稱「老」的，都是老年人，老字實含有尊敬之意。）而且他為人做事，方正敦厚，足為人師，所以我稱他為「巨公」以別於「巨老」，除恭敬外，實另有一稱「崇高」與「仰止」之意。（自然這不否定稱「老」者無此意義。）

自從我與汪女士結婚（五十三年）以來，逢年過節，我多半隨內子前往他在新北投公館路的寓所去叩拜。他老人家給我敘述當年革命歷史甚詳。其中包括先岳父烏勒吉（後改姓名為汪友三）的勳功事業，使內子存在記憶之中，不致「數典忘父」。光是這點，就值得內子與我感激一輩子的了。

原來民國七年，先岳父烏勒吉（汪友三）與巨公同時在北平讀完了蒙藏專科學校，就與南方的同盟會的代表有了接觸。因為他與白巨公同是蒙古卓索圖盟，巨公屬喀喇沁中旗；先岳父屬喀喇沁右旗，兩旗相連，衡宇（蒙古包）相望，可以說是最近的同鄉。兩個人又志趣相合、年齡相若（先岳父逝世於民國二十年的南京，年齡不到四十歲。）所以鄉誼、友誼、學誼再加志趣，使他二人顯得比別人格外親密，因此又結拜為乾親，內子稱呼他「義父」，稱白夫人婉純義女士為「義母」。內子有多年住在他家，尤其是她父母在南京，內子在北平上學那個階段。像這種交情的同鄉尚不多，形影不離、諸事相隨。在那個時代，被人稱為「蒙古雙雄」，因此才有民國初年聯袂

南下廣州之舉。此後，並同為北京政府的國會議員，代表邊疆民族，行使憲法上的一切權利。這在民初國會議員通訊錄中均有記載。

後來，有一段時期，先岳父單獨留在廣州與國父日夜相處，以策劃蒙古青年之參加革命，於是風起雲湧，一時前去廣州參加革命行列的，竟有蒙古青年七八十人之多，開啓後世邊疆青年之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先河。

二、白巨公之勳功與成就

白巨公與先岳父烏勒吉（汪友三）都是經同盟會樂山同志、張樹柯同志的介紹加入同盟會的。他們同時參加歡迎 中山先生的北上，並向 中山先生引荐了許多蒙古青年。民國七年他倆同時出席護法會議，討論建國大綱，在會中二人發言均極踴躍。

民國十年，奉 中山先生之命，由李烈鈞氏送致巨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特任狀。（此時先岳父因身體不好，休養在家，革命活動已少參加。）並派為內蒙古黨務特派員。此時巨公以總司令身分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內蒙黨部籌

備委員長等職。

巨公於是年成立了內蒙古騎兵二十五團，設司令部於張家口，以便軍事配合黨務。又鑄設蒙古軍官學校，造就蒙古青年軍事人才，並號召蒙古青年參加中國國民黨，協助各盟旗之建設工作。巨公親自督導各旅團長轉戰於西北草原大地，並響應北伐，支援馮玉祥之國民革命軍第二軍，掃蕩軍閥及地方之流寇，功績卓著。

民國十四年內蒙黨部正式成立於張垣，巨公經常至蒙旗各地以蒙語巡迴講演，宣揚三民主義與中山先生的各項計畫，如建國大綱、建國方略



白雲梯代表在國民大會第六次會議餐會上致詞時留影，前座者為何應欽（右）谷正綱（左）

等。

巨公也是蒙籍代表中唯一曾參加民國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者。

民國十七年九月，中國國民黨於南京召開中央政治會議，先生膺選為國府委員，先後擔任中國國民黨一至六屆中央執行委員、最高國防會議委員及蒙藏委員會籌備主任委員等職。民國三十三年奉先總統 蔣公之命派為蒙旗宣撫團團長職，率同蒙古籍團員，由四川深入蒙地。由於須經過日偽佔領地及共匪之「解放區」，歷經艱險，辛苦備嘗，卒於達成宣慰任務，使勝利後內蒙古與中央結為一體，其功至偉。

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。三十五年還都後，參加制憲工作，旋被選為第一屆國大代表、國民黨中央委員。同時又奉派第一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、行政院政務委員等職。三十八年隨先總統播遷來台，參加黨內改造工作，並蒙聘為黨部中央評議委員及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。同時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等工作。

三、巨公的為人

白巨公一生革命，服膺主義，故其言行，從未脫離三民主義與 國父思想；就是在大陸淪陷以前許多黨國有名之士，忽然改變論調，巨公必面斥之，罵他們思想動搖，有虧 國父之訓示，甚至於弄得面紅耳赤，也毫不寬容。

大家都知道巨公是紀念週不到的前輩，從不缺席；而每到必聚精會神聽台上人講話。每次國民黨召開中央委員會也好，或評議

會也好，巨公無不對問題仗義執言，有聲有色，語驚四座；既不做「鄉愿」之人，也不做「無意見」之同志。他雖年逾八十，聲音尚似洪鐘，全場皆聞；而說話時，口講指劃，鏗鏘有聲，一言一語，簡賅有力，甚是動人；入情合理，從不做力竭聲嘶之言，求之同輩，已是碩果僅存之士了！

巨公雖然服務黨國與政府達六十餘年之久，然窮介一生，勤儉自守。我常到他府上看他們吃飯，極簡單，室內佈置尤樸素無華。巨公待人則厚道。近年來，每日清晨必到附近山區散步一小時，所以他雖年逾八十，看起來如六十許人。八十大壽在僑聯會舉行。那時候，人們都說：「巨公哪像八十歲人，剛剛六十歲嘛！」

四、盼望後代繼承志業

今年過年我去琉球，他老人家生日（二月二十八日）我也因事沒去拜壽，正後悔之不暇，方思秋後稍涼，再去補過，誰料到他老人家已先走了，真悔恨無窮！

夫人倪純義女士（江蘇人），也是國大代表，自幼嫁與巨公，不但擅長蒙文蒙語，還能騎馬馳騁於蒙古草原，為黨推行婦女運動，真是了不起，可惜已早去了數年。

兒子白曉麟弟，台大政治系畢業，刻服務於蒙藏委員會。兒媳陳姍姍女士為本省籍，貌美而賢慧，生有三女一男，家庭和陸，其樂融融。我們盼望曉麟弟夫婦，真能效法巨公伉儷那樣，為蒙古新的一代樹立楷模，榮宗耀祖，則巨公伉儷之靈將會笑於九泉了！

（六十九年八月十六日下午於大湖街）